篷窗隨錄

蓬窗隨錄卷十三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璥校

目錄

書事

書後

書徐貞明遺事

吾讀明史徐貞明傳繹其言西北水利事宜可見諸施行也蓋關中自鄭國白公由涇渭以溉諸田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具載之後代棄而不都故諸渠廢絕不復可踪尋明定鼎燕京尤急漕務惟資給東南之粟講求輸運之便已爾濬河以通漕護漕則河傷竭三吳之民力上供天府之儲而財用常憂其不足我

朝

世廟憫閻閻之疾苦思往哲之善政特開水利營田府於近畿誠至計也觀於貞明奏議及其首尾興革之由

實足以資採擇云貞明字孺東貴溪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尚寶司丞建言在爲工科給事中時後竟罷歸其父九思官工部郎治張秋河築減水橋於河濱工成承爲利趙文華出視師九思不迎謁坐以老致仕亦循吏也貞明之言曰神京擁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强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嘗以數石抵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陜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漑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

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正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洩於猫兒一灣欲其不泛濫與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洩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徐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

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丞無絀矣尚書郭朝賓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略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飢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利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游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

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途諸鎮有積儲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授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

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御史蘇瓚徐待給事中王敬民俱疏薦之乃進貞明少卿賜之敕令往會撫按勘議瓚亦獻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爲患之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於泰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爲瀉鹵菽麥化爲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河以决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

以均民之利並下貞明相度戶部尚書畢鏘亦力賛之
採貞明議爲六事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
其成效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者
百畝以上卽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
倣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
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
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命貞明兼監察御史
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刻治貞明乃先詣永平募南人爲
倡墾田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
行疏濬而閹人勳戚之佔閒田者恐水田興而已失其
利爭爲蜚語流入禁中御史王之棟家畿輔遂言必不

可行且陳開滹沱河不便者十二帝惑之令停役并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利實百世利事初興而即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竟如袁萃言此萬歷三十年事終明代名臣無有能及之者

書烈婦景事 沈氏家譜作吳烈婦　朱　筠

烈婦景者故明中書舍人餘姚沈之泰妻也順治四年七月王師破浙江之舟山魯王走閩海中之泰被執不降斬於杭州令所在籍其家景聞之自經顏色如生家人不敢斂尸床在堂棠面以楮待命縣遣典史來驗果死狀甫前啟楮頃有飛甓從屋梁上墮擊典史正中其腕典史痛反走呼譽左右從吏盡驚則羅拜吐舌去家人須臾稍定乃蹤跡向甓所墮處則屋上甓故完好缺者一耳如人所毀僉曰烈哉烈婦之靈毀之也至今餘姚人猶稱道其事餘姚進士邵晉涵爲余述之之泰字魯瞻南京吏部尚書應文之孫文選司郎中景初子自

爲諸生巳以文章名與同縣姜廷梧諸九徵山陰孫綖蕭山毛奇齡同時爲紹興一府之冠是時華亭陳子龍爲府推官與諸人遊固獨奇之泰之泰屢試於鄉不一當意不得平烈婦謂之泰曰子偉丈夫何不可就何必科第爲之泰哭謝之居相莊也會同縣孫嘉績熊汝霖奉魯王起事事在順治二年詳載明史之泰亦起從之授中書舍人明年五月紹興破之泰浮海走舟山城與家人音問斷絕景在家訛言一日數至或曰之泰定死或曰在橫水洋中爲渠帥將兵且至矣景歎曰吾景家橋女沈尙書孫婦夫子死國吾死家耳他非所知也至是竟死縣人哀而塟之立沈氏子爲之後至今有祀

書報恩寺浮屠事　　施閏章

金陵報恩寺偉麗第一古所謂長干寺也永樂初準宮闕規制改建徵天下良工造五色琉璃塔九級高百丈周四十尋積數十年更三朝乃成塔燈兩夕盡油一石星火熒熒照曜雲漢嘗見異光殊采形狀百變順治戊戌爲雷壞一角田氏修復其舊予親詣問狀寺僧顯伯言三月二十三日人定時黑氣自東南來奔繞塔趾有僧紫崖矚之仆地久黑氣上騰雷電訇擊裂趾及頂募工脩治求大木作架輒費金數千有田氏者兄弟二人至曰吾不立架不索謝若但食我可徒手辦衆皆驚異乃陟最上層繫橫木於塔門豎梯於木端緣之而上若

猱升木其徒執役者三人魚貫運材因勢掇葺如燕鵲營巢壘移其木以次及下三月訖工僅費數十金疾若運斤工若天造碧瓦丹檐爛若一色田氏解衣跣足持長帚踞塔巔磅礡掃除謂之法塔復仰天坦臥雲日盪胸安若平地薦紳士女駢集來觀者千萬人皆震駴洶涌歡喜瞻贊或仰覘力窮登臺榭疊几案臥而望之田氏循簷斗折冉冉而下人皆詫爲神仙焉好事者競爲僧役具食施金錢田氏多不受而去亦不留其名或言田氏京口人也督役者僧性蘊言塔變前三日聞塔鳴如龍吟云按吳赤烏間異人康僧指示孫權掘山麓深若干丈得如來舍利始置長干寺建塔宋眞宗天禧間

重建賜號聖感舍利塔更名寺曰天禧明洪武工部侍郎黃立恭疏請募修費黃金二萬五千兩永樂燬於火拆舊改作工力萬倍成化八年賜江洲道場入寺選行童百名燃燈並有御製碑太僕卿陳沂記之詳矣若田氏雖小技爲而不勞險而能樂有而不居亦烏可以不志哉

記張彝歎夢

方苞

張君彝歎之卒也聞有異徵踰歲其邑子孔君端蒙至曰彝歎爲諸生時夢入古廟見宋少保岳公與爲主客之禮手文一篇屬刪定且曰吾更諡久矣而世人多舉故諡願先生正之將別忽變色易容曰會相待於桃山矣彝歎平生跡不出州郡其貢成均試禮部恆閉戸不接一人成進士應除縣令不就既老忽應徐中丞請主杭州敷文書院院中立碑工以舊石至按之則岳公墓碑也彝歎曰吾之茲行有以也夫因告中丞以昔夢補其文之缺漫而歸焉中丞還朝薦彝歎學行詔下江南省刻日齎送行至桃山驛憩廟旁心動入視

果夢中所見語從者曰吾死無日矣越三日至茌平縣館驛正衣冠端坐而逝余觀書傳所記死而有前徵者衆矣獨怪岳公志事與日月爭光故謚之不類何足爲公瑕疵而乃耿然自標白也嗚呼我知之矣世教之衰不獨小人敢爲誣善之辭即所號爲學者亦多恣胸臆以顛倒前人之是非推其心蓋謂彼人與骨已朽而誰與證其得失也觀公之見夢於張君者如此則知自古仁人志士其精爽實不沒於宇宙以鑒照下人而可任其誣枉哉昔朱子論南渡人材謂公知義理非韓張所及公以上次第無人則嚮伏於公者至矣而其門人乃有目公爲橫而假託於朱子之言者以公之志事與日

月爭光猶不能免此況迹介隱顯蔽于讒慝之口而末由自列者乎傳其事使論古者有警也

謝陳兩先生事狀

錢儀吉

謝先生濟世字石霖別字梅莊廣西全州人祖明英康熙壬戌鄉舉第一丞康州學正父賜紱母蔣氏先生年十八應學使者試學使既而坐於堂命跽而呈卷先生不從逐之出請罪於其母母笑曰汝何罪今日為一領藍衫屈乜日仕宦竊狗竇為門生義兒皆此忍辱求榮一念誤之也汝能是吾無憂矣後三年戊子舉於鄉亦第一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丁酉順天鄉試戊戌會試兩充同考官雍正四年冬十一月轉浙江道監察御史入臺未浹旬以劾田文鏡下獄當是時

上御門辦事科道許直前奏事於是先生露章言三事

世宗霽顏問云何對曰一錢法一鹽法
上曰錢法大難朕方籌畫已又對其一劾河南巡撫田
文鏡貪黷不法狀
上顧諭曰彼號能臣朕方倚任爾無惑浮言還其奏先
生伏地不起爭益力先是文鏡劾所屬黃振國汪誠邵
言綸等直隸總督李公紱言其冤　欽使往按驗還奏
文鏡所劾是及先生奏入與紱語多同
上疑焉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交闗狀先生辨無有而
刑部尚書勵公曰是當刑訊御史丞豐陳學海在班中
忽起走庭中北向大言曰與謝某交闗者我也大臣皆
愕然學海故以刑部郎從　欽使河南得文鏡欺罔狀

及爲奏不能爭歸嘗發憤爲同寮言之者也大臣將以學海語　聞請併訊俄已有　旨罷訊先生革職赴阿爾泰軍營效力（據謝集丙午十二月初七日下獄次日奉　旨免死釋放發軍前效力贖罪先生在獄中祗一日耳）明年學海以告病驗無病劾亦遣戍去先生至軍前日著書今所傳藏篋十書也居三年

上念效力諸臣以問振武將軍將軍劾先生注大學誹謗程朱奏進其書　廷議又謂有諷刺語即戍所下獄論死

上復宥之而　召學海還授檢討尋準噶爾擾邊徙先生察翰叟糧餉營已又徙無量台營已又徙鄂爾坤營

高宗登極召還復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先生在察翰叟

時參贊大臣伯欽拜從受經綏遠大將軍平郡王亦加
禮焉
上下詔求言先生爲欽拜草疏言當禁止告密而嚴不
言之罰恕妄言之罪盡除文字忌諱之禁又言
皇上必欲爲堯舜之君復斯世於唐虞之盛莫若於大
學中庸求之大學言格物誠意正心修身中庸言愼獨
致中和達德行達道聖功王道莫要於此莫備於此舍
此而別求平天下之道形未端而求影正源未潔而欲
流淸以博覽廣聽爲求言以察言觀色爲知人以親庶
官理庶政折庶獄爲勤政此漢唐以來雜霸之治而非
二帝三王之治也已平郡王入覲

上諭及之曰欽拜有古大臣風王以實對
上顧左右曰果不出朕所料也於是益知先生賢先生
在臺三年數言事會
上御門先生叉露章言九卿刑部定罪不公而糾儀御
史漢軍倉德劾先生失儀時科道無直前奏事近十年
矣倉德不知故事而劾
上亦不之罪且有　旨褒先生戇直可嘉先生母蔣蚤
沒繼母亦蔣氏家居老矣先生上疏陳情乞補外曰竊
惟科道之望內陞甚於外轉而人情卽願外轉不顧左
遷況臣負罪至深受　恩至重欲圖涓埃之報且依
日月之光而幾熟　龍顏遽辭　鳳闕犬猶戀主蚍亦

銜珠臣獨何心敢昧斯義伏念臣繼母蔣氏年已七十一歲臣又係獨子憶自雍正甲辰秋服闋赴補母子離別十五年於茲矣丙午冬從軍出塞母氏含藜藿以弄孫倚門閭而望子又十二年於茲矣臣今雖復　朝班何遑子舍頃者母氏書來道及行動艱難耳目昏瞶開緘捧讀愧懼交并欲歸養則家道貧苦甘旨不供不孝有三其一斯在欲迎養則廣西至京水陸七千餘里江湖之風波可畏車馬之顛覆亦可虞欲歸省則往返動經半年在家不過數月乍逢又須告別既別御難再逢慈母之涕淚轉多游子之方寸終亂是則失忠失孝二者難兼而在官去官無一而可臣再四躊躇惟有外轉

鄰省庶得迎養數年但臣才能既不稱道府之官而遷
轉又從無自請之例違例干澤端不可開伏乞 敕部
治臣妄請之罪或知州或知縣降授微員憫臣將母之
忱或湖南或廣東量予近地臣亦知風塵下吏遠遜臺
諫清班然民社在身外得竭駑駘之力母子聚首內得
伸烏鳥之私雖公庭屈膝於上官勝往歲荷戈於荒塞
尋有 旨授湖南督糧道先是平江以縣境多山難漕
改徵折色而令衡陽湘潭二縣代輸米巡撫已奏得
旨矣先生至歎曰衡湘地廣糧重民山居瘠苦力何能
及亟請於漕督宗室德公入告復其初已奉清屯之令
部檄凡軍田賣與民者許贖回贍運務令有差必有田

有田方有差先生獻議於漕督曰民買軍田多有築室置墓現當軍差者若一概許贖恐舊丁貧疲者爲轉售之計新丁殷實者有失業之嗟無益於漕而反害之請分別田去差存者許贖田去差亦去者不許贖其田去差去中新丁不願當軍差者許贖願當軍差者不許贖又荊右沔陽有有差無田之赤腳丁葢明初以軍籍爲榮同父之子有一領軍田一領私田挂名軍籍者其後私田去而軍籍存也荊正有有田無差之枝夷長遠四所明時守顯陵及夷陵口之軍　國初裁歸各所無軍差亦無民差也請令四所出費赤腳丁出運以均苦樂漕督駁不行先生持議益堅混同顧公琮至乃以達於

部而先生去官矣善化知縣樊德貽徵糧浮收先生易衣爲鄉民往納得實揭詳於督撫請劾治不行則自詣巡撫虞城許公陳狀詞過激許將劾之或曰是爲田文鏡復仇也公何以歸見河南人許乃諜於兩司布政使張璨爲妄語翹許公怒遂以踰閑蕩檢劾先生請革職審訊又續劾先生營私剥民已得 旨督撫會審矣初先生嘗與張璨及按察使王玠從容相語俗書多舛誤者玠曰撫部殊不辨此不聞言作崇鼻鈕邪崇謂祟鈕謂衄也玠語未終悔曰吾失言幸無外人聞璨曰何害天日在上必不泄也及許公議先生事璨對曰謝某無狀謗公不識字即以玠語屬之謝玠噤不敢發一語璨

之妄如此衡陽知縣李澍亦浮收先生嘗訪聞梏笞其家人胥役事亦在許公奏中謂先生所訪俱屬風影而其事先已發長沙知府訊得實文卷在糧道所瑈乃令知府張琳易其詳因按察使王玠赴蜀藩任浙江上爲書以致於署糧道倉德乞燬其舊文並改批以待訊倉德故嘗在臺劾先生者也至是怫然曰烏乎可即發瑈書揭詳於顧公及總督興縣孫公顧公即達於都察院以

聞而御史胡君定采謗帖劾奏並及巡撫續劾一款皆樊德貽所爲也乃

命侍郎阿里袞至湖南會同孫公審訊而孫公得倉德詳置不問書其贋云眞實不欺亦須委曲善處倉德又

以孫公語揭於都察院以　聞而孫公審擬覆奏亦至
有　旨孫嘉淦接倉德揭帖擅寢其事不奏審案內並
無一語及倉德扶同許容草率完案甚屬徇庇著來京
於是撫藩俱解任張琳樊德貽等褫職專屬阿侍郎一
人訊初樊德貽脅其部囘人沈開明誣控先生甫詳報
而開明逸及長沙知府訊開明之祖子先力白無其事
張琳及澧州知州王邦璵易其供辭以上未幾總督至
子先號呼轅門外求入不得遂如原讞坐先生杖徒阿
侍郎至子先則偕農市數千人焚香迎訴於道左一訊
而定巡撫前後兩奏皆誣罔事大白督撫以下謫斥有
差先生開復原官尋補湖南驛鹽長寶道而倉德擢四

川按察使先生晋楚半年巡撫蔣公奏先生老病休致去家居十有二年而卒年六十八先生在翰林時與孫公及黔陳先生法友善三人者皆清直介立論事引義慷慨志相得也及孫公治楚獄不直歸京師過陳先生陳先生謝不見自是交遂絶

陳先生法字世垂別字聖泉晩又號定齋上世江都人明初有以校尉從平普蠻授平壩衛左所百戸世襲遂爲黔之安平人先生康熙癸巳春舉於鄉是秋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丁酉戊戌與謝先生俱充同考官雍正初

特旨舉翰林才堪部務者改刑部郎中久之以省親假

歸八年　特召來京授直隸順德府知府十一年所屬平鄉牛產子一角龍鱗而牛蹏人皆曰麟也縣令以爲祥將上聞先生抑不許唐山令趙杲以毀宣聖諸山寺覬爲義學被劾罷先生引疾歸

高宗登極孫文定公薦授山東登州府知府擢山東運河兵備署東河總督調江南廬鳳兵備淮揚兵備於是攷論河務爲一書曰河干問答略謂司馬遷言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渤碣唐一行言山河之首尾與雲漢之升降相應而以河濟爲北紀江淮爲南紀河出於西極注之東北天之經也地之紀也不可得而易置之也前代河南決入淮若漢元光宋太平興

國咸平天禧閒皆未久卽塞還復北流自近世爲漕運計遂迫之使南奪淮而淮乃瀦爲湖故洪澤郵名也前此未有湖也漢陳登築堰溉田今之茆家圩塘梗是其遺迹非卽今之高堰宋乃有洪澤湖之名至潘印川而有蓄清敵黃之說自是隄日加高河數變而湖亦日高湖底日淤伏秋盛漲淮揚下游日以灾告或遡漾而上如甲子春雨淮水入壽州阜陽深至一丈五六尺是上游亦被其害賑恤蠲緩不可勝計二瀆交流之害如是分河導淮昔固有議之者分河則必在迂曲之處所謂河頭也今清口而上河流迅直無河頭可引則引之也難導淮則當別開一河以淮之故道還淮而分淮一支

入河以通漕計其地准當行三百餘里而達於海費鉅無益攷之前代河常北決至張秋自明至康熙季年皆然即宋時咸平間決鄆州浮鉅野天禧間決滑州歷濮鄆注梁山濼鉅野通梁山亦即在張秋東今自封邱以抵張秋若洪河沙河魏河漆河故道甚多謂宜於其中擇堅地因故渠引大河北行至張秋自張秋以東有大清河即濟漯之故瀆深至二丈餘寬數十丈歲惟戴邨壩減下之水行之此天之所以待黃河也而大清適符國號非河至今日必行此道邪若即大清河及鹽河開浚之導河而北以達於海用財不過數百萬當兩河數年之費而有無窮之利河歸於北而淮得獨行洪澤之

水盡洩入海湖涸爲田皆膏腴高寶諸湖亦皆爲沃壤皖豫常無水患新河永不築隄其東南近山更無用隄歲省兩河壩埽官役之費六七十萬河南山東淮徐之民藍料之役皆可免開封去河四十里水與女牆齊徐州尤瀕河自後常無河患運河分淮流以入江不復爲河淤諸牐洞亦可由民便時啟閉以灌田腕鉅害蘇民困省度支計無便於此者而運道當變通其說有二昔元由海運苦其漂失謀開膠萊河明苦河淤運亦屢開之而俱不成蓋海道惟登州府今榮成縣之成山頭其山陡入海中舟至此多壞逾此則沿海濱而行名爲海袖皆有泊舟處與大洋絕異今商旅之由登萊至天津

者風帆如織乾隆三年轉運登萊倉穀數十萬石至天津近事之可驗者若河復北流則漕舟由汶入河由河入海其達津門也一日夜耳是坐收膠萊之利也然人之畏海望洋而驚姑無高論以駭俗夫衛之源大於汶汶可分則衛亦可分莫若於衛入漳之上闢牐開渠斜入於河以下審其地勢更爲數牐節宣之由汶達河由河溯衛以入於漳不過迂漕舟一二日程可安行而北矣或猶以爲苦淺則於磁州臨漳開爲牐引滏以益運磁州溉田當用滏而漕常以四月過非田時或仿衛源分日之例可也孫公見其書善之以奏御

留中久之某公入覲

上語及之對曰是書生之見耳尋調直隸大名兵備時乾隆十年冬也是歲河決江南陳家浦時白莊恪公為河督塞決緩阜甯鹽城害尤劇被劾去官且以從前所辦多不應興之工有　旨責令賠補先生念舊與白公同事不可使獨受譴牒部科自引咎且為白公辨析略云陳家浦隄漫溢各處渡船分往水次接濟人民當時未據報有溺斃人口今既勘明接渡不及者自所應有是本道亦在失察若止將總河議處本道以調任幸免清夜難安伏乞一併議處至善後案內逾越隄工經大學士等議覆應行修築奏　旨依議遵照辦理今勘隄尾離圍隄六百丈係無益之費著落白鍾山賠補黃河

水勢倏忽變遷此工在雲梯關五十里雲梯關即當日之淮河海口黃河南徙淤出二百餘里上雖淤土底則海沙虛鬆頃刻刷深四五丈椿埽難施居民選少人夫難集或倉卒間越隄難禦不能無潰決之虞是遙隄之築實爲有備無患若河工陰資保障而錢糧獨累賠補似非情理之平河工不過補偏救弊本無萬全之策總河職任危苦養廉不及督撫之半有失事則議處之罷斥之足矣重之以賠累則任事益難人非貪黷誰有餘貲非　聖世所以勵臣節也大臣以　聞下部議革職發軍臺效力先生以四騾馱負書數萬卷赴第十六軍臺日著書居二年成易箋八卷多取程朱傳義發明之

而異者亦多自序不欲如前人株守師法黨同伐異之所爲也其駁來知德錯綜之說尤詳盡今錄入　四庫全書中又以陸王之學疑似亂眞辭而闢之爲明辨錄謂象山之心學即釋氏之直指人心以頓悟爲道妙本集中於楊慈湖有雙明閣之悟於詹子南有下樓之悟於徐仲誠有槐堂鏡中觀花之悟此即廖子晦之靜坐中見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朱子斥之以爲此思慮泯絕恍惚間暫見心性之影象與聖賢眞實知見不可同年而語者也即陽明在龍場日夜澄心靜慮端居默坐一夕大悟汗出踴躍若狂錢緒山亦以靜坐候見此心眞體蔣道林靜坐半年忽覺此心

洞然宇宙渾屬一身羅念庵坐石蓮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凡學之墮於禪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與子晦所見無二子晦得朱子而就正之乃悟其所見之非且曰微夫子之教幾殆象山獨學無師而於孟子所謂本心所謂求放心者有契合焉然其言求放心則遺學問言先立乎其大則廢思俱未暇深求其義而於其本心之明或靜中體究或因事感觸此知覺之露恍惚呈露蓋不難矣遂於此而謂此心本靈此理本明又曰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能欺得如此者蓋屢言之是此心已全乎仁義禮智發之無不當如大舜之由仁義行更何俟四端之擴充豈

孟子教人之旨乎夫心有頓悟之機而理無驟獲之效卽釋氏圓明妙覺之心其收拾保養亦自虛明澄澈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謂不見天理專仞此心爲主宰故卒流於自私故聖賢所謂復其本心者復其皆備之心象山所謂復其本心者復其虛靈知覺之心則一心之外無餘事故詆格致爲支離視集義爲外義本原既差用功獲效自不能以不異而儒釋之分亦如蒼素之不可强同矣良知之說本之孟子惟孟子本愛敬而言陽明離愛敬而言是假良知之名以文其靈覺之知也陽明既曰良知卽天理又曰良知所知之天理是已歧而二之矣既曰良知卽性又曰佛氏本來面目卽儒

門所謂良知佛氏本來面目其果性邪天理邪其言致知之功則曰吾心之良知卽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所謂良知者已純乎天理所謂致者不假推致之力純任自然無往非道夫以孔子生安之聖至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今欲槩之人人不學不慮坐致於此其不至猖狂妄行流爲無忌憚之小人者幾希此皆任心廢學之獘也其論格致謂程子以格訓至如祖考來格之格卽書所謂格於上下之格羅整庵引呂成公通徹無閒之義極爲得之夫子孫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當其未格不能無幽明之異格則精神訢合而無閒矣物之理卽吾心之

理當其未格不能無彼此之間格則理皆渾合而無間矣所謂貫通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豈非通徹無間之謂乎而陽明以爲至物不可通此泥於訓詁之失也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皆吾人所當窮卽名物象數何嘗不當考究但爲之自有先後本末程朱教人未嘗令格盡天下之物也凡吾一日之間或親書冊或應人事隨其所遇之物卽因其已知之理加之窮究首尾透徹卽是求至乎其極如是豈非吾人日用尋常之事有何艱深有何支離令不攷其言之意而曰欲學者窮盡天下之物如一草一木農圃醫卜之類皆須窮究子靜遂以格致爲格此物致此

知陽明以卽物窮理爲玩物喪志世遂以程朱格致之說與俗儒訓詁記誦詞章之學同類而共譏之亦失其本旨矣而其本原之蔽尤在乎是內而非外夫天理人欲之大端粗節以心度之亦自分明所謂已知之理也若其精微之蘊疑似之閒或過或不及人情物理之幽隱曲折豈任其私智者所能了徹邪故吾嘗謂陸王之學卽無私心亦不當理所謂雖誠亦錯者此也故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聖人俱於詩得之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若發之朱子豈止爾雅注蟲魚之誚哉修身齊家則曰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且聖人豈尙不能去人欲存天理而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讀

之至於韋編三絕仁知剛信直美德也不好學則蔽不可勝言孟子言動心忍性亦曰增益其所不能豈可絕聖棄智專求之一心而以格物爲逐於外乎李文貞公曰朱子爲學先立志主敬以爲學問之地又加以學問之功益吾既存養吾心於端莊靜一之中循循焉誦習乎先聖之遺言切磋於師友之講明而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或前所見之非而今見其是或前知其淺而今得其深其義理之栽培浸灌感發漸磨所以變化吾之氣質涵養吾之德性者必月異而歲不同如飲食雖在外入內皆以養吾之身將人欲不期去而日去天理不期明而日明矣又豈爲逐於末而求於外乎書凡十篇

辨論至明晳格致之說發明大學補傳之旨指示親切確有持循學者宜盡心焉故掇其大要著於篇軍臺無井居民取之百里外先生以夢得其地召衆掘之得泉甚甘至今號曰陳公井戊辰先生子慶升成進士選庶吉士呈懇爲父贖罪

上俞其請先生還京師陳文恭公兩薦於

上前先生無意仕進遂歸主講貫山書院束脩之入爲擴學舍置書籍主講十有八年而卒慶升官至大理寺少卿大理之子若疇先生第十孫也乾隆甲寅舉人後官某學教諭嘗擕先生所著書過予舍竝示當時官牘數巨册爲言先生行事皆有徵若疇籍順天子孫今爲

京師入而安平之族爲庠土者亦衆

論曰自予入臺始知謝先生因求其奏草多不傳獨得乞養陳情一疏至情感惻雖李令伯無以過夫臣子之心一也吾以是知先生之不欺也陳先生治河事吏議不之及乃爲上官訟寃甘心自劾亦難能哉君臣朋友之閒若兩先生庶幾盡誠而無憾也乎河患自明以來日甚河淮交流爲害至今尤驗嘉慶中嘗北決至張秋大臣有言可順水之性還之北流者然終不果行亦以漕運故夫浮海之役時有利鈍且一舟壞輒失千百人故明改元法重民命也衛源弱不若汶之可分它旁近諸水多不可引昔人亦有議之者陳先生所言恐疏闊

第著之以俟後之任事者權其利害輕重焉

記章佳文勤公語　錢儀吉

章佳文勤公方燕居文成公侍立公仰而若有思忽顧詞曰　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傌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文成皇恐叩頭謝曰不知妄言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邪且一分之罪尚足問邪其後文成長刑部數爲諸曹郎述之前御史仁和魏君成憲聞之道光初予與魏君同官戶部八旗現審處而魏君以告予書曰惇大成裕汝永有辭二

公其有焉

紀教匪始末

石韞玉

白蓮教之賊起於湖北襄陽黃龍壋而延及川陝等省乾隆五十九年兩湖總督畢沅湖北巡撫福甯已捕其魁樊學明齊林等數人正法矣而餘孽未淨六十年冬即有蠢動於竹山長樂間者迨嘉慶元年襄陽人奉樊學明之子樊人傑齊林之妻齊王氏等爲首謀逆作亂又有姚之富張漢潮張天倫張士龍張士虎等附和之三月十六日在黃龍壋樹旗聚衆起事意取辰年辰月辰日辰時也其在川省者由襄陽傳教其年九月十五日徐天德起於達州二十一日王三槐起於東鄉其後羅其清羅其書起於巴州張長庚起於雲陽龍紹周起

於太平襲其位起於奉節蔓延及四十州縣其惑人之法則曰佛家現在劫是釋迦牟尼佛持世今劫限已滿過此卽彌勒佛出世世世人罪孽深重將有大災嘉慶七年八月十五日有黑風黑雨七晝夜世人觸之皆死惟習白蓮教者有蓮花護身可免此災愚者惑其說而從之又曰他日世間不習教之人既死曠土閒田甚多教中人先納地稅若干將來按稅授田貪者又惑其說而從之故其徒有僞元帥僞總兵掌戰陣之事者也有掌櫃掌出納之事者也最尊者爲師父則掌教者也當川賊之初起也徐天德與王三槐台而竄於香爐坪維時四川總督和琳在苗疆出師布政使英善護理督篆聞

報帶兵五百名赴達州一戰而全軍盡沒甘肅總督宜緜入川勦賊由是調兵大舉圍賊於香爐坪兩月賊食盡突圍而逸袁何兩總兵皆陣亡官兵遂畏賊不敢交鋒而徐王二賊走據觀音梁度歲明年春楚賊入川會於開縣是時賊股已多樊人傑爲之部序分爲十號分路肆掠北至河南西入甘肅階州文縣橫行五省之間其勢日熾矣於二年冬改派威勤公勒保入川總統公至川申明約束兵氣稍振三年春將軍明亮殺齊王氏及姚之富於楚其秋擒王三槐於安樂坪賊勢少衰四年春授威勤公爲經略大臣總統五省軍務時川賊最多公駐達州居中調度諸路皆時有斬獲而蜚語謂威

勤公擁兵養寇遂問以吏部尚書魁倫代公爲川督其經略大臣則以威勇侯額勒登保代之魁額不相能額侯遂領精銳之師入陝而棄川賊不顧五年正月川賊冉天元等偷渡嘉陵江遂肆掠於川西時魁公統嬴師四千與賊不敵因調總兵朱射斗之兵以自助而朱射斗爲賊所誘一戰而亡魁益懼率兵退至潼川西岸賊又由射洪渡潼川實魁倫於法而復命威勤公入川時參贊大臣德楞泰已擒冉天元威勤公至復會兵殲渡江之賊設兵守嘉陵江而川西復清先是宜緜總師時有知州龔某爲堅壁清野之議爲川北道石作瑞所忌格不行及是朝廷知其事飭議於川東川北皆築寨自

保陝楚亦仿而行之野無餘糧賊無所得食其衆日漸
解散矣先是廷議用兵總以辦完一股再辦一股爲務
余時參戎幕謂威勤公曰方今官兵僅經略參贊及公
三路耳而賊幾有三四十股若官兵專辦一股則餘賊
皆無兵追捕必至四路劫掠將此股未滅而彼股又熾
非計也譬諸醫者治病豈有治甲之疾必俟其痊而後
再治乙疾之理乎且衆議總以擒賊首爲功夫此等烏
合之衆非有一定主名也一賊滅一賊興雖殲魁何益
公曰如君意將奈何余曰計惟有分兵而勦有一路賊
卽有一路兵追捕使賊無暇劫掠則以有食之兵而勦
無食之賊豈有不盡者乎公曰善卽命余將此意草一

疏陳之朝廷初難之疏三上然後行七年二月定分兵之議賊眾漸散諸賊首次第就戮是冬卽勘定大局零星餘賊留兵搜捕至八年秋而三省全行肅清

書握奇經後

盛百二

握奇經云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此十九字相傳以爲本於風后其法爲六十四陣中十六陣四方各八陣四隅各四陣居中者握奇也四方東爲龍西爲虎南爲鳥北爲蛇卽曲禮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也西北爲天乾也西南爲地坤也東南爲風巽也東北爲雲艮也山出雲也八官所以定位李衛公云天地風雲本乎旗旄龍虎鳥蛇本乎隊伍無他義也四方爲正四隅爲奇或易之蓋奇無定形無不可也居中之兵倍四方四方之兵倍四隅所以居重馭輕此八陣之體也又法地軸十二陣居中天衡十六陣

重列居兩端天前後䡴八陣前四居右後四居左地前後䡴十二陣前六陣居地軸前後六陣居地軸後風雲各四陣居四隅天地之前䡴爲虎翼風從虎爲蛇蟠後䡴爲飛龍雲從龍爲鳥翔地軸取其鎮靜天衡取其運動䡴者以陷敵決勝風從天雲從地取其不測蛇取其圍繞鳥取其突擊此八陣之用也再分之則天地風雲爲體龍虎鳥蛇爲用天風虎蛇爲陽陣三十二地雲龍鳥爲陰陣三十二又有遊軍二十四陣如偃月形者居於後焉不在八陣之內與前所稱之八陣名同而取義則別此武侯所傳然漢常以立秋日肄孫吳六十四陣是古有之非武侯創爲矣至有所爲變八陣經緯八陣

又後人增衍之者也其大要則所爲致人而不致於人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欲鬪不欲禁欲易不欲難不虛內以役外不重本以輕末居者常平更番休息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隊間容隊陣間容陣人間容人而遊軍尤爲至重故皆矯健不羈之士所立爲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皆昔人之精言要道也徵之於傳邲之戰士季師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不虛內之意也繻葛之戰先偏後伍先偏衡也後伍輴也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烏陣之類也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蛇之類也欒枝曳柴而僞遁原軫郤溱以公族橫擊之風雲之類也要之奇正而已奇正相生

循環無端孫子九地篇云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中則首尾皆至桓溫觀武侯夔州八陣曰此常山蛇勢也一言而盡其妙矣或者以常山為直陣握奇乃方陣譏溫為妄談真不知而妄譏者歟宋王德用帥真定常遣使問邊事對曰常時賜諸陣圖人皆守死法緩急不相應以至於敗願不以賜人是則然矣然此乃用圖之罪而非圖之罪也神明變化原不滯於規矩而由規矩以生猶之有一定之八風而後無定之風可得而驗周髀之言勾股也曰勾三股四弦五有人執此法以為勾必三股必四弦必五施之算術一步不能行而因咎周髀之誤豈不冤

哉杜氏通典言兵詳矣初不及握奇且曰龍虎鳥虵徒有其說只恐難教然八陣之法部分奇正而已杜氏乃證之以實事是善體握奇者杜氏也其曰難教蓋爲後人之變八陣及經緯八陣支離煩碎與簡易之旨相反者言之耳李靖之六花十二陣杜氏詳載之非出於八陣而何若夫八門九宮三奇此聖人所以神道設教漢藝文志兵法四種本有陰陽家假鬼神以爲用者然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明握奇人事已失矣何暇及他世人專以八門九星三奇言握奇此其愈神而愈晦也夫

書孫文正傳後

方苞

當明之將亡其事最傾者莫若殺袁崇煥與置公閒地然間諜之言當其時迹猶難辨也莊烈愍帝嗣位之二年公自家起受命危難中復已失之畿甸定將傾之宗社其才不世出而憂國忘身帝所親見也及關門請前甯收屯營立軍民始有固志而內蔽於姦僉縱餉徵期以掣公之手足外則政權不一分操割裂以亂公之成謀至大凌覆敗按其本末則失律喪師者邱禾嘉也循其本則敗謀速禍乃撤班軍改成命主議之廷臣不明徵罪之有無乃以無識者追咎築城而聽公引退廢棄八年不咎一語卒使巷戰力屈闔門就死此天下所歎息

痛恨不能爲帝解者蓋方是時周延儒温體仁已深結
帝知而得事柄矣二人皆忠賢餘黨也自忠賢時已誣
公欲興晉陽之甲而公之再用再罷以至於死實與二
人之秉國相始終延儒之獨對體仁之密揭所以構公
於冥昧之中者豈可測哉觀公始之召對平臺帝親以
京城相屬越日而出公於通則羣邪之側目於公而攜
公於帝者其術蓋多變矣公既死帝嗟悼命優恤當國
者猶忌其義烈而多方以格之況生時懼公功成而位
居己上者乎而爲所蔽壅者乃憂勤恭儉明察之君嗚
呼此立政所以畏憸人也

書愛日臧君傳後

姚文田

余讀臧君傳而有感也近世所稱通士者二一則才藻葩流詞旨機迅下筆數千言往往驚其座人一則鑽穴遺經蒐羅墜簡惟漢唐諸儒舊說守而不易自宋以下不屑也斯二者各務其所近相誇相師没齒不勧至於孝弟人之根本則闕焉不講故常有恃才傲物甚或是非謬於聖人而覈其生平行事不無遺議者爲其溺於詞章訓詁之學而不免喪其志也臧君履素好古著書幾等身學士大夫稱之其居親喪三年不入內母病刲股肉瘳之事長兄如父師天顯之誼長而愈篤可謂本末兼該者矣余雖不獲見君而猶得交於君之兄西成

見其言有壇宇行有坊表語及君輒泣然欲涕則君可
知已宋徐仲車以篤行聞於朝賜諡節孝今衆議推本
君之行誼私諡孝節先生略其著述而稱其德行亦足
以風世哉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於臧君有餘思焉

自書潞河督運圖後

馮應榴

此余於乾隆丙申以考功郎中奉使坐糧時倩京口江萱所繪潞河督運圖也圖中往來船舫係於漕者十之七八其一二瓜皮艇則稽察征榷之用坐糧使者所兼司也漕艘之中植兩檣而揚帆振舵銜尾以進或已泊如鱗比者爲重運捲帆抽舵以尾推行者爲回空回空必讓重運先行違者有罰以布袋盛米麥黍豆於船船約百餘袋袋各一石無蓬窗而以篙徐進者爲剝載坐糧之運役曰經紀曰車戶者司之蓋潞河水淺舟多不能齊達壩下故別以船剝載壩有石有土石壩在北門外通州州判兼掌之有樓曰大光義取損上以益下也

滿漢倉場侍郎暨坐糧使者恒於斯茇憩憑眺焉壩前爲潞河役卽通惠河隔潞河三四丈許幅旁檣斿小露者是已運十三京倉之漕抵石壩由大光樓下背負而入通惠肩踵相接日數萬人通惠每閘有船亦經紀司之過閘負運者謂之水脚並隸使者所轄至大通橋以上則監督之職矣石壩之北有浮橋爲榷稅十三口之一近東門者爲土壩州同兼掌之運通州西中倉之漕由壩而入城河舟運至舊南門者儲中倉新南門者儲西倉城以內皆車運故司事之役總曰車戶他政均與石壩相類至中流飽帆而放棹者卽余官船每漕艘抵通使者日乘舟往驗其高下乃分坐於各倉並以時赴

津門督催之小舟飛槳捧盤來迎余舟者卽取驗之糧以糧散盛於舟尾漕艘而行者楊村官給之剝載也形如䖍業繫繩於端牽岸上者曰刮板牽之者爲淺夫負柳枝隨行者爲標夫潞河沙易膠壅非疏濬可施惟時刮沙俾隨水去無阻運足矣好事者以新意改制輒無益而止又河之深淺無定必以柳枝標識淺處使漕艘望而知避焉夫漕爲理財之一端坐糧司漕之一職耳顧粗舉規制百不罄一已煩重若是矧其涉江淮河數千里以輓納神倉者乎司漕諸君子苟不以愛民恤丁潔其身奉職爲念其何以副　朝廷惠下之仁任人之意乎覽斯圖者當亦有感于余言已戊戌春仲瓜代

旋京將以索能文者題詠因先自書其後

蓬窗隨錄卷十四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璥校

目錄

雜著

宋謝文節公橋亭卜卦硯銘并序　查禮

硯歙材修九寸七分廣五寸六分厚九分額篆橋亭卜卦硯五字面左右有元集賢學士程文海銘背有明永樂間閩人趙元識捐地得硯之由石質堅緻蒼潤葢宋謝文節公物也按史稱公弋陽人寶祐中成進士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元帥東下公以兵逆戰於團湖坪張孝忠中流矢死信州不守公變姓名入建寗唐石山轉茶坂日麻衣躡屨東鄉哭已而賣卜建陽市上一統志載建陽縣南門外有朝天橋宋紹興中建跨南溪釃水十三道覆以屋七十三間又云謝疊山祠在縣南朝天橋合之趙元所識則橋亭信有徵已特公被

魏天祐強逼北行時硯當不及攜遂致淪沒永樂間復
出於土其後三百餘年不知何時硯亦北來今完好如
初豈非公之艱貞苦節不可泯滅即一硯亦若有神物
焉以護持者硯向爲天津周明經月東焯所藏月東美
鬚髯修幹性磊落不羈與人相對時驟然自喜工詩文善
大小篆居城之東雍正初偶游城西海潮庵見僧榻下
一硯積土甚厚拂拭之知爲謝公物亟以米易歸日摩
挲於案夜即抱以寢因以卜硯名其居余與月東善時
過其家考古書畫金石必出硯示余月東體素豐乾隆
丁卯秋染末疾旣臥牀余數過視尙抱硯出見一夕謂
余曰君覩我撫之不忍去諸手是珍之也雖然我死當

歸君已已余由農曹之官粵西與月東不復相見庚午夏月東瀕死語其孤曰是硯許查子恂叔矣今恂叔宦瘴鄉道雖遠言不可食其孤封題寄粵以書述治命余潸然不自知其涕之交頤也噫是硯自閩之燕之粵往復萬幾千里歷數百載而無少刓損謂非神物護持耶既念謝公艱貞苦節之槪而月東之信交游重然諾臨危不亂如是是皆不可不銘也銘曰

謝公介節載青史攜此賫卜建陽市周焯得之抱且死遺言贈我萬里馳蠻烟瘴雨鵂鶹啼若有人兮魂夜歸

弭盜策

陸隴其

古今弭盜之術無他治於既熾之日不若治於未熾之先絶於既萌之日不若絶於未萌之先何則盜之初固吾民耳民非樂爲盜也衣食之不給賦役之不時禮義之不知夫是以陷於盜而不能自免使其未爲盜之先上之人有以引之於禮義使無迫於飢寒而無困於賦役則天下安有所謂盜哉故善弭盜者不於其終於其始不於其著於其微唐虞之詰姦宄周官之嚴守望固弭盜也稷以播穀契以明倫者亦弭盜也司徒敎稼穡鄰長趨耕耨者亦弭盜也用力不過三日起役無過一人者亦弭盜也不足有補不給有助其於恆賦用其一

緩其二者亦弭盜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使其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戸不閉者以其弭於未盜之先有此具耳三代以下則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教其民也所尙者虛名也固非能安利其民也所急者賦稅也幸而歲豐無事則坦然四顧以爲盜賊無自而有遇水旱之災飢寒無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旣起然後設兵以禦之責官以詰之勅以威之撫以懷之申保甲以防之嚴緝捕以求之懲積窩以絕之此數者非不可以靖萑苻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區處之乎故前史所載龔

遂虞訒張綱李崇之徒其弭盜之功非不嘖嘖人口然愚嘗鄙之以爲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政煩賦重歲書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爲之所乎故愚以爲天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不能詰盜不足憂勦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積窩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敦大可憂稅斂日增大可憂農桑不登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者之不理一盜未獲止一盜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起於一盜而有不止一盜之勢起於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化

不可不敦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學校之制率草野之民盡教以師儒也在朝廷示之以義申之以禮使知貨利爲輕廉恥爲重則風俗之淳可計日而俟矣稅斂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蠲租減額也但在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其侵漁勿使加耗而半正供之額則憔悴之民可安枕而臥矣農桑不可不勸也勸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斂也但使農夫紅女恆尊於富賈豪胥無擾之以非時之役無加之以非罪之刑則汙萊之區不令而墾矣誠如是民何樂而爲盜萬一有之則所謂自作不靖者也所謂凡民罔弗憝者也所謂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以禦之可也官以詰之可也或

勦之或撫之或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以治之可也欲兵之禦盜而不爲盜則在制之以良將欲官之詰盜而不諱盜則在糾之以督撫勦可施於渠魁而不可施於脇從撫可以宥其生而不可濫以恩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可以詰姦民而不可以擾良民此弭於既形之法也夫既有以弭於未形之前復有以弭於既形之後而世不登於唐虞人不躋於三代閭里猶有綠林之警往來猶有暴客之虞未之前聞

五肴約

徐用錫

傳曰禮始諸飲食又曰禮尙往來鄉黨隣里酒食相聚會乃不可少不能已之事既不可少不能已則必計其有常權其可久衣冠之家貧富不一不定簡便之約則富者恐人責其不敬貧者勢必恥其相形肴蔬品物過豐未免應酬爲苦便非有常可久之道今立約例除吉慶大賓成禮外平常親友相招視客位之多寡肴品多不過六少不過四酌乎適中以五爲度山海之貴味莫陳市肆所常有巳足或四葷一素或二素三葷一 飽便住方丈何用若小飲器數亦須倣此外用果肴五碟中設小菜攢盤一 具酒則家釀市酤無所不可淸談雅令

隨人隨時惟取適與切莫强拔踰此例者罰令此日重席仍必如約乃止一曰崇節儉以養德二曰減口腹以養福三曰省靡費以養財東坡舊有成言吾輩何弗遵古蔡西安商尊首倡此議以余素有同心屬爲約辭質諸朋儕僉曰盍梓之刷印以便傳廣適西安遊吳門遂鋟板以歸

飭興水利牒

李光地

照得直隸九府荷
聖恩優渥感召天和比年收稔民有起色然旱潦災祲
天行常數雖太平屢豐之世不可以無備豫之道近代
講備荒者止於倉儲蓄積而已豈知千有餘里有數十
州縣之寥闊以百餘萬米穀散在民間大祲之年濟一
郡尚不足況又有赴縣城領給之煩吏胥鄉長侵蝕之
弊將來又有追比還倉之擾是倉米在今日殊不足賴
也本部院思北土地宜大約病潦十之二而苦旱者十
之八然北方苦旱遂至於不可支不能如南人補救者
非獨惰農自安蓋根在於水利不修束手無措故也今

歲本部院因春夏微旱屢行通飭凡州縣各因其山川高下之宜如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釃渠若無山無河平衍之處則勸民鑿井亦可稍資灌溉若一縣開一萬井則可溉十萬畝約計畝獲米一石十縣之入已當通直全屬之倉儲矣一溝之水又可當百井一渠之水又可當十溝以此推之水利之興其與積穀備荒其利不止於倍蓰而什伯也用地利以濟天時之窮用人力以補天地之缺自古爲政莫不以此爲先只因近來守令但恤身謀無能以民事爲家事者故視此等議論邈若河漢今直隸經

皇上濬河築堤彌災釋逋之後孚誠下洽吏習民安有

所興利莫便此時仰該道司府廳乘玆農隙令各州縣親履境内按視山川形勢何處可通溝渠何處應修隄障水之源委何去何從地之高下何蓄何洩何處平壤宜勸穿井何處水鄉應疏河道一一繪圖具說務須簡潔詳明由該府及管河廳詳守道分司彙繳本部院另檄飛發立爲簡便之法畫一遵行至於此事原爲百姓籌謀非如欽工上差諸務期會徵發隨以督責也該府州縣履歴民間務要減省徒從隻馬單車勞問父老詢以農事不得騷動閭閻費民一草胥役有藉此作一名色驚擾編氓者立斃杖下到彼時與修有應用官民力之處另行詳請限冬至前各府報齊如遲慢不到者該

道府等詳揭為此牌仰該道司府廳官吏火速遵奉毋違

聰訓齋語

張英

圃翁曰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富曰貴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至爲累而求所謂福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謗訕之的攻擊之塲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卻步況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疎若但計邱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己身無大譴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夫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刼取小而

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忮以累心思我旣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取我而取誰不怨我而怨誰平心息忿庶不爲外物所累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薄於取利而謹於盖藏此處富之道也至子孫之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飢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展轉無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旣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賢愚不齊升沉各異聚

散無恒憂樂自别但當教之孝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養身教之儉用教之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縈心聚散若樂父母不必憂念成疾但已無甚刻薄後人當無倍出之患已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已無甚貪婪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愼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多子孫之道也不足則斷不可借債有餘則斷不可放債權子母起家惟至寒之士稍可若富貴人家爲之斂怨養奸得罪招尤莫此爲甚鄉里間荷擔負販及傭工小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種人所爭不

過數文我輩視之甚輕而彼之含怨甚重每有愚人見省得一文以爲得計而不知此種人心忿口碑所損實大也待下我一等之人言語辭氣最爲要緊此事甚不費錢然彼人受之同於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易所謂勞謙是也予深知此理然苦於性情疎懶憚於趨承故我惟思退處山澤不見要人庶少斯過終日懍懍耳讀書固所以取功名繼家聲然亦使人敬重今見貧賤之士果胸中淹博筆下氤氳則自然進退安雅言談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學授徒爲人師表每見仕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後無讀書之人也其家鬱然者其後有讀書之

人也山有猛獸則藜藿為之不採家有子弟則強暴為之改容豈止掇青紫榮宗祊已哉弓嘗有言曰讀書者不賤不專為場屋進退而言也父母之愛子第一望其康甯第二冀其成名第三願其保家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以此答武伯之問孝至哉斯言安其身以安父母之心孝莫大焉養身之道一在謹嗜欲一在慎飲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一在慎思索一在慎煩勞有一於此足以致病以貽父母之憂安得不時時謹懍也吾貽子孫不過瘠田數處耳且甚荒蕪不治水旱多虞歲入之數僅足以免飢寒畜妻子而已一件兒戲事做不得一件高興事做不得生平最喜陞梭山過日治

家之法以爲先得我心誠倣而行之庶幾無鬻產蕩家之患乎有言曰守田者不飢此二語足以長世不在多言凡人少年德性不定每見人厭之曰慳笑之曰嗇誚之曰儉輒面發熱不知此最是美名人肯以此誚之亦最是美事不必避諱人生豪俠周密之名至不易副東事應之一事不應便生嫌怨人人周之一人不周便存形迹若平素儉嗇見諒於人省無窮物力少無窮嫌怨不亦至便乎四者立身行己之道已有崖岸而其關鍵切要則又在於擇友人生二十內外漸遠於師保之嚴未躋於成人之列此時智識大開性情未定父師之訓不能入即妻子之言亦不聽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

若蘭脫有一洼朋匪友闖入其側朝夕浸潤鮮有不爲其所移者從前四事遂蕩然而莫可收拾矣此予幼年時知之最切令親戚中倘有此等之人則蹤跡常令疏遠不必親密若朋友則直以不識其顏面不知其姓名爲善比之毒草啞泉更當遠避芸圃有詩云於今道上揶揄鬼原是尊前嫵媚人葢痛乎其言之矣擇友何以知其賢否亦卽前四件能行者爲良友不能行者爲非良友予暑中退休稍有暇晷遂舉胸中所欲言者筆之於此語雖無文然三十餘年涉歷仕途多逢險阻人情物理知之頗熟言之較親切後人勿以予言爲迂而遠於事情也古稱仕宦之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旨哉

斯言可爲深鑒世家子弟其修行立名之難較寒士百倍何以故人之當面待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檢誰肯面斥其非微有驕盈誰肯深規其過幼而驕慣爲親戚之所優容長而習成爲朋友之所諒恕至於利交而諂相誘以爲非勢交而諛相倚而作慝者又無論矣人之背後稱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直道或偶譽其才品而慮人笑其逢迎或心賞其文章而疑人鄙其勢利甚且吹毛索瘢指摘其過失而以爲名高批枝傷根訕笑其前人而以爲痛快至於求利不得而嫌隙易生于有無依勢不能而怨毒相行於榮悴者又無論已故富貴子弟人之當面待之也恒恕而背後責之也

恒深如此則何由知其過失而顯其名譽乎故世家子弟其謹飭如寒士其儉素如寒士其謙冲小心如寒士其讀書勤苦如寒士其樂聞規勸如寒士如此則自視亦已足矣而不知人之稱之者尚不能如寒士必也謹飭倍于寒士儉素倍于寒士謙冲小心倍于寒士讀書勤苦倍于寒士樂聞規勸倍于寒士然後人之視之也僅得與寒士等今人稍稍能謹飭儉素謙下勤苦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家子弟難做此未深明於人情物理之故者也我願汝曹常以席豐履盛爲可危可慮難處難全之地勿以爲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人有非之責之者遇之不以禮者則平心和氣思所處之時

勢彼之施於我者應該如此原非過當即我所行十分全是無一毫非理彼尚在可恕況我豈能全是乎古人有言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讓爲寶左氏曰讓德之本也處里閈之間信世俗之言不過曰漸不可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有大不然人孰無天理良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之義揆之鬼神有虧盈福謙之理自古祇聞忍與讓足以消無窮之災悔未聞忍與讓反以釀後來之禍患也欲行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見天下大訟大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謹小慎微凡事只從小處了余行年五十餘生平未嘗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轉灣早耳每

思天下事受得小氣則不至于受大氣吃得小虧則不至于吃大虧此生平得力之處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爭也我一人據之則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則衆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便宜也汝曹席前人之資不憂飢寒居有室廬使有臧獲養有田疇讀書有精舍良不易得其有遊蕩非僻結交淫朋匪友以致傾家敗業路人指爲笑談親戚爲之浩嘆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其有立身醇謹老成儉樸擇人而友閉戶讀書名日美而業日成鄉里指爲令器父兄期其遠大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二者何去何從何得何失何芳如

芝蘭何臭如腐草何祥如麒鳳何妖如鵂鶹又豈俟予

言哉

區田法

王心敬

區田按農政書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務爲之以是支六年之旱而民少流殍其說雖無他書可證然要之其法非智者莫辦凡少地之家所宜遵用至旱荒之時水泉闕少之鄉尤宜重留之意也其法大約謂一畝之地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區長闊相間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下種於所種行內則又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鋤

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區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撼依此法者倘不爲蝗傷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石余竊謂其法眞貧家濟荒之勝策但如隔區間種不但中道難行亦且耘鋤水灌皆費周折不如視地闊狹於中畫路以一尺五寸遍畛爲度而畫一種禾之溝亦以遍畛一尺五寸爲度區規深則一尺用熟糞一升照數均入以手按實視其可灌則按時渥灌之爲工省而法捷也至若一區能收穀一斗一畝能六十石及三十石之說則亦恐不然昔余當庚子辛丑大旱時亦嘗力務爲此雖人事未至精到要之工力頗勤亦只可畝五六石而止彼畝收六十石三十石之說或古人

誘人力務區種之旨乎然如大旱之歲鄰田赤地千里而區田一畝獨有六七石之獲果若數口之家能殫力務成二三畝區田便可得全八口之家父母妻子之命其收效不亦宏且厚耶嗚呼豐儉不常是乃天道家無素蓄之粟抑且父母妻子之責上下關於己身卽夫思患預防可無慮歟

陸桴亭云趙過代田之法其簡易遠過區田蓋區田之法必用鍬钁墾斸有牛犂不能用其勞一必擔水澆灌有車戽不能用其勞二且隔行種行田去其半於所種行內隔區種區則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而得粟欲數十倍於縵田雖有良法恐不

及此今欲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令農治田之方而用之凡未下種之初先令民以牛犂治田甽甽深一尺廣二尺長終其畝畝間爲隴隴廣一尺積甽中之土於隴上一畝之地闊十五步步當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當爲甽隴三十道畎之首爲衡溝以通灌輸夫甽隴分則牛犂用矣衡溝通則車戽便矣甽廣於隴則田無棄地矣乃令民治糞糞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時播種播種之法一如區田先以水灌溝使土少蘇平其塊礫乃徐播種以手按實蓋之以灰而微潤之苗出耘之如法使其中爲四行行相去五寸間可容鋤生葉以上乃漸耕隴草壅土以

附之其應下壅及應閉水復水俱依今農法治之當必有驗